

段祺瑞傳

(十四)

章君毅

大戰爆發日佔青島

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七月二十八日，歐戰



國務總理趙秉鈞，是袁世凱的特務頭子，宋教仁被刺案的幕後主凶，終遭袁世凱鴆殺滅口。

爆發，袁世凱接獲奧地利，法國對塞爾維亞宣戰；德軍入侵比利時，英國援比，俄國助塞爾維亞，各國相率宣戰開火，世界第一次大戰業已揭開

序幕的消息以後，首即邀集黎元洪、梁士詔、孫寶琦等，籌商如何因應？當場決定中國採取中立立場，並且在八月六日公佈「局外中立條規」，十一日設立「中立辦事處」。第二天，八月十二日，各國總算是承認了中國。當時，袁世凱所設的中立辦事處的組成份子，係由政事堂派出三人，陸軍、海軍、交通三部各派二人，統率處、總務處、參謀本部各派一人，另由機要局派出主事三人，常川駐在中立辦事處辦事，段祺瑞當然也是與聞大計者之一。

然而，出人意料之外的却是東隣日本搶先一步，對德宣戰，却把歐洲的戰火帶到了絲毫無關的中國來，日本對德宣戰的第二天，八月二十四日，日軍進

犯膠州灣，向德國租佔我國的青島展開攻擊，青島德國守軍僅祇一二千人，但却孤軍死守，力戰不退，將强大日軍逐出膠州灣外。日本陸海軍正面攻勢受挫，乃自龍口舍舟登陸，在濰縣以西地帶進出，遶攻青島之後，使得青島德軍腹背受敵。

龍口、濰縣都是中國領土，袁世凱先已發佈聲明，嚴守中立，而且訂得有二十四款中立條例，規定僑寓中國的各國軍民不得與聞戰事，各交戰國的軍隊輜重，亦不許運到中國境內。所以日軍強行入境進攻德軍，純係違背國際公法之舉，業已破壞我國之中立，因此民情輿論為之鼎沸，國人憤慨之情溢於言表，全國十九省將軍由段祺瑞、馮國璋聯銜，通電請纓，驅逐日軍出境，參政員梁啟超向政府提出質問，蔡鐸公開發表禦侮演說，北洋第五師師長張樹元甚至忿而辭職。然而，袁世凱却畏憚日本勢大，自己正想仰仗日人贊助實行帝制，因此他僅祇軟弱無力的派員交涉，提出抗議。日方的答覆竟是欺哄瞞騙，口口聲聲日軍進兵青島是在幫中國打仗，一旦逐走德軍攻

克青島，立即交還中國。袁世凱明知日本是詐，可是他有小辮子捏在日本人的手裏，便祇好代爲遮蓋，含混了事，雙方議定在中立國國境之內再劃一道中立地帶，聽由日軍自由出入，遂使日軍在中立國內獲得一條運兵捷徑，與德軍力戰三個月，終將青島佔領。

向舊主子發出怒吼

爲了這一件舉國矚目的國際交涉，又滋生了袁世凱和段祺瑞之間新的裂痕，段祺瑞早已諷知日本蓄意佔我青島，他極力反對日軍假道。甚至由他的頭號心腹智囊，靳師爺靳雲鵬和徐師爺徐樹錚「自作主張」，利用北洋第五師和第九師調防的機會，運了一列火車的軍火，私下接濟駐



「徐師爺」徐樹錚，有「小徐」之稱，以別於「大徐」徐世昌，係段祺瑞智囊團中的靈魂人物。

青島的德軍，俾使德軍能够長期抵抗，守住青島。這一件大事表面上是由徐樹錚出面，徐樹錚曾經在他覆電靳雲鵬時說：

「中國積弱，日本係最隣近之強國，比近二十年内，中國任何作爲勢將先獲致日方之諒解，否則即無望告成，因此弟在表面上不得不採取親日態度。惟日本絕非中國之友，斷不願見中國之富強。而未來可能爲中國之友者，惟美德兩國而已。青島德軍刻正危困，甚願於此際作患難之交表示，成則能爲兩國建立永久友誼，萬一失敗，弟亦甘領其罪，決不至貽誤國家大事，故此事絕不能向大總統、芝帥呈明，唯望兄鼎立相助：……」

徐樹錚爲了「私下」接濟青島德國守軍軍火

，他曾在家中裝設直接指揮其事的專線電話，足足忙碌了好些天。而且，事後段祺瑞尤曾表示他辦得很對，並無一言相責。段徐之間關係親密，迥非尋常，人皆謂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靈魂。縱或徐樹錚辦這件機密大事時段祺瑞絕不知情，但是聽在多疑雄猜的袁世凱耳中，他真能够信以爲真嗎？——在袁世凱亟欲日本贊助他當洪憲皇帝之際，徐樹錚的此一自行破壞中立，陰助德軍之舉，看在老袁的眼裏，不以爲段祺瑞在扯他的後腿才怪。

袁世凱正向日本一面倒，段

祺瑞、馮國璋等十九省將軍却在自動請纓抗禦日軍入侵，另一方面靳雲鵬、徐樹錚還在暗中接濟德軍軍火。這兩件事一加起來，在袁世凱即將稱帝之際就顯得很微妙了。先是，袁世凱成立政事堂，在政事堂之下，各部總長悉仍其舊，段祺瑞又復出任陸軍總長，他乃以徐樹錚出任陸軍部次長兼主將軍府事務廳。袁段交惡，老袁愆了一肚皮氣，便經常的找段祺瑞麻煩，有一次，陸軍部發生茶役偷置炸彈案，日本報紙竟直指這是老袁要暗殺段祺瑞的陰謀，段祺瑞藉此口實，從此絕迹不到陸軍部，部內一應事務，悉由徐樹錚代行。一日，袁世凱特地把段祺瑞召到新華宮裏，當面向他查問一件公事，巨耐段祺瑞對那個案件的來龍去脈一無所知，他只好敷衍搪塞的答道：

「容我到部查明以後呈報。」
詎料袁世凱頓時便沉下了臉來，他拿出一紙呈文遞給段祺瑞看，聲色俱厲的說：
「怎麼還要查明，你的呈文不是已經送來了嗎？」

那件呈文正是徐樹錚照例代總長判行的，段祺瑞其實不曾過目，他正如啞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。可是，對於袁世凱的存心找碴，當面排揅，自然也有不盡的忿怒和懊惱。
事後，袁世凱逢人便大發牢騷，他唉聲歎氣，連連搖着頭說：

「咱們北洋團體真是越來越不成話了，華甫（馮國璋的號）每天要睡到十二點鐘才起床，芝泉（段祺瑞的號）呢，他老不到部！」

接下來的第二步，袁世凱便直接了當的向段祺瑞提出，他要把徐樹錚調動一個位置，意思是叫他離開陸軍部。這一回，段祺瑞新愁舊憾齊集心頭，他實在忍不住，便向他的舊主子發出了怒吼，他憤憤然的說：

「很好，請大總統先免我的職，然後，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！」

段祺瑞一旦真光了火，連袁世凱也不由倒抽一口冷氣，罷徐一事，從此不提。

激烈反對二十一條

時值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，大隈重信是積極侵華的急先鋒，提倡「勤王論」的原佐賀藩士，外交手腕不在伊藤博文之下。恰好袁世凱亟於稱帝，自投羅網，他主動邀請日籍顧問有賀長雄和坂大佐等人舉行密商，請他們電達日本政府多方贊助。同時又密令駐日公使陸宗輿，設法疏通日本內閣，使日本成爲袁世凱陰謀竊國的後盾，藉以彈壓國內的反對聲浪，大隈重信得了這個可乘之機，當然不會輕易放過。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得了暴病身亡，由小幡代理，至此，大隈重信便命新任駐華公使日置益迅即赴華蒞新，四年元月十八日，日置益來華呈遞國書，他當下便以單刀直入之勢，向袁世凱提出了一個「建議」，他說：

「中國應該有個皇帝。」

這話乍聽起來正中袁世凱的下懷，可是他轉念一想，又唯恐日方乘機要挾，因此他極口否認的說：

「姑不論中國應不應該有個皇帝，我袁某人絕對沒有當皇帝的意思。」

日置益却哈哈大笑的道：

「當皇帝又有什麼不好呢？而且對袁大總統來講，又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。祇不過，最要緊的還在於先向日本國民表示一點好意，必須如此，才能取得日本政府的有力支持。」

說得袁世凱霍然心動了，他便先試探一下日置益的真意，袁世凱問：

「怎叫做向日本國民表示一點好意呢？」

日置益早已有備，立刻取出日方所要求的二十一條，這是日本迫使袁世凱承認的條件，作爲日本支持袁世凱稱帝的代價。袁世凱接了過去一看，驚得臉色都變，他向日置益正色的說：

「你方才說要中國向日本國民表示一點好意，無非是中日親善而已，中日親善我是贊成的。」

然而你又提出這二十一條的交涉，要辦交涉還得請你去找交部。」

然而日置益却強詞奪理的說：

「找外交部辦交涉，就怕交涉還沒辦好，先就洩露出去了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

袁世凱只好虛搥一槍的說：

「那不會的。」

於是，日方所提出的二十一條，當天就由日置益送到了外交部。外交總長陸徵祥，和「儀同特任」的次長曹汝霖，一看條約全文，凜於茲事體大，馬上呈報袁世凱，袁世凱聽明「原委」

他雙眉聚皺，一腔煩愁，他低聲的答了三個字的說：

「曉得了。」

可是，連他也不敢怠慢，他請陸徵祥留下，讓曹汝霖告退。十萬火急的召來國務卿徐世昌、陸軍總長段祺瑞、海軍總長劉冠雄，參謀次長陳宦，舉行緊急會議，籌商對策。徐世昌、段祺瑞等人細閱這二十一條賣國條約，赫然發現日方的要求竟是如此其嚴苛，二十一條全文共五號二十一條款。第一至四號包括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全部移讓給日本，南滿洲、東部內蒙古之居住、營業及路礦獨佔權，將漢冶萍公司改爲中日合辦，中國海岸線沿岸港灣島嶼概不租讓與第三國。第五號居然要攫奪我國贛鄂、贛浙、贛湘的鐵路權，乃至全國的警察權和軍事權。如果二十一條一旦簽訂，那麼，中國就無疑亡給日本了。

這一次由袁世凱所召集的中國「五相會議」，在座各人誰都曉得這場亂子是袁世凱自己抗出來的，祇是還不知道老袁跟日本究竟有否什麼秘密協議，因此人人面面相覷，個個作聲不得，一片沉默凝重之中，唯有段祺瑞奮然起立發言，他斷然的說：

「像這樣嚴苛的條件，我們絕對不能承認。不如立刻退還給日本公使，省却許多疑議。」

決心退休不發一言

原件退還，當時的袁世凱還真沒這個胆，禍是由他而闖的，難免作賊心虛，所以他囁囁嚅嚅的說：

「照說是不能夠承認，不過，我國如此積弱，倘若一條也不肯依他們的，一定會使那交戰的

，釀成戰雲，却又如何是好？」

徐世昌畢竟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了，瞧得出他的左右為難，便施出老官僚的推拖功夫道：

「折衝樽俎，責在外交。依我看應該請陸總長持此原約，前去會晤日使，向他婉言解釋，表明我們為難的情形，要他們另換條約，方始便於磋商。」

陸徵祥無可奈何，他唯有點頭依允，辦這場難辦的交涉。不過他提醒在座各人，日本公使已將二十一條的要求送到外交部，按照外交慣例，必須先備好一個覆文。這覆文又將如何措詞呢？段祺瑞是強硬派，他激烈反對二十一條，堅主原件退回，表示無法接受。然而其餘各人都一致認為承認固所不能，否認亦所不可，商議了好大半天，最後決定，暫且覆以「來文已悉」四個字，不作半點可與否的表示。

四年二月二日，在外交部迎賓館，中日雙方舉行非正式會議，陸徵祥要求日方改換條文，遭到日置益的峻拒，二十一條的交涉，暫行擱淺。三月間，日本公使日置益墜馬受傷，又由小幡代理公使。從四年二月二日到三月三日，中日雙方前後一共舉行了六次會，仍然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。日方有意放鬆一步，那是因為英法俄三國會與日本訂立協約，在歐戰期內，日本不得在我國獨謀利益。因此，當日本迫我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消息傳出，英法俄便一致向日本提出質問。日本唯恐引起三國干涉，便將二十一條條約中，較嚴重的十條隱瞞起來，謊稱只有取得利益較少的十一條而已。然則，到了三月三日舉行第

六次會議時，雙方仍然無法達成協議，條約內容，却已漸次洩露，日方明知紙包不住火，唯有在三月四日，將二十一條的全部內容，通知歐洲列強，並且刻意掩飾的說：

「中日議約，中國『全無誠意』，因此追加條件，嚴重交涉。」

條件內容經由外國報章披露，迅即傳回國內。全國同胞這才知道，原來袁大總統正在勾串日本，進行出賣國家民族的秘密交易。於是舉國輿論大譁，民情鼎沸，大家都認為亡國慘禍，業已迫在眉睫。有人奔走呼號，力圖挽救，有人刺血上書，斷指演說，有人毀家紓難，獻金救國，有人組織民團，抵制日貨。不數日間便將全國鬧得阡陌不安，天翻地覆。國外輿論亦在痛斥日本強橫暴道，對中國作無理要求，來自全國各地籲請拒絕二十一條條約的電報，如雪片一般的飛向北京。二十一條的終於洩露，迫使神奸巨惡袁世凱，也不得不在全國同胞之前認錯，他發佈通電，表明態度，揚言「所有議約事件，誓當力爭，決不輕易承諾」。同時，又由外交部通電各省，聲明：「日本條款，正在嚴重交涉，決不放棄主權。」

袁世凱面臨國內國外的重大壓力，正在焦頭爛額，不知所措之際，正是段祺瑞忽發猛省，恍然大悟之時，段祺瑞誦知袁世凱不惜甘冒舉世全國之大不韙，對日本人如此這般的委屈求全，正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，換取他黃袍加身，當上皇帝。因此，曾有一天，他召集他的親信心腹徐樹錚、曾毓雋等人，舉行祕商。當時，他曾義形於

色，慷慨激昂的說道：

「項城（袁世凱是河南項城人，他的部屬私下均以項城稱之）帝制自為的形迹，近來已漸漸的趨於明朗，想當年，我曾領銜發過主張共和的通電，如今又擁項城登基稱帝，取銷共和，誠不知國人將把我看作什麼東西？這種出爾反爾的事，我是決計不能幹的。祇怕在一部二十四史裏面，也不會找出像這樣反反覆覆的人物。此所以，項城稱帝一事，論公，我寧死也不參與，論私，我從此只有退休，不再多發一言！」

「稍有人心當不出此」

他所謂的「不再多發一言」，指的是袁世凱洪憲稱帝一事，對於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二十一條，段祺瑞是血性男兒，他便和舉國同胞一般的忍無可忍，不甘緘默。首先，四年三月初，二十一條全文洩露，便以段祺瑞的老搭擋，宣武上將軍蘇督馮國璋領銜，率同十九省將軍，致電中央，有謂：

「日款發生，亡國預兆，國家既處如此危險之地位，國璋等對於中華民國，同膺捍衛之責，義不容袖手旁觀，一任神州之陸沉。且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國璋等份屬軍人，必盡其軍人救國之天職。凡欲破壞吾國領土之完全者，吾輩軍人必以死力拒之！中國雖弱，但其國民尚能投袂奮起，以身殉國。所望大總統與政府，羣起嚴詞峻拒，勿稍畏葸，我軍民等當始終為後盾也，乞鑒察！」

同時，長江巡閱使辯帥張勳，廣東惠州鎮守

使龍觀光等，亦紛紛通電政府，堅請拒約。這麼一來，袁世凱便不得挖空心思，婉轉陳詞，覆電作答了。袁世凱的那一封覆電，妙文如次：

「電呈均悉，立國於此風雲變態無常之世界，必具有一種自立不挫之精神。有自立不挫之精神，人雖謀我，焉能亡我？民國肇造，如初生之孩，資人扶助，庶無顛倒之患。各省將軍受任以來，皆能以擁護共和為己任，熱誠愛國為前提，洵民國之幸也。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託，惟有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對於國家存亡重要之關係，詎敢忽略？日來中外對於中日交涉，尤多猜疑志忑不安，國民愛國之熱誠，於此可見。惟天下自有公理，無論如何艱難解決之問題，持以公理，自能剖決。如金雖堅，鍊之以火，未有不鎔。但

天下之大患，防不勝防，往往防之於此而漏之於彼。今日危難，非止一端，要惟同心相繼，合力進行。而保護外人，尤宜謹慎，我盡東主之誼，斯無罅隙之生，誤會消滅，國交鞏固，各將軍勿為疑似之言所動，是所至盼。」

正由於袁世凱自辯自解的這一個通電，寫得太好。段祺瑞洞悉老袁心理，不禁為之憤然，他用個人的名義發電宣言，號召國人奮起努力，與暴日付諸一戰。

當年的北洋之虎段祺瑞，仍不失為北洋軍界的領袖，他忿忿然的發出虎吼，確曾鼓舞了全國的士氣民心。然而，也正由於他此一激越的怒吼之聲，給了帝制派如袁克定之流的可乘之機，袁克定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他頻頻的公然語人：

「我們中國受日本之侮而不能抵抗，純粹是由於我國陸軍強不起來的緣故。而我國陸軍之不强，長官不能負其責，厥為第一因素。」

歪鼻公大姐夫已經受够了氣，忍無可忍。恰在這時，陸軍部又有一個由徐樹錚代為判行的公事，請求全面增發各級官兵薪餉。袁世凱竟會親自批答：

「稍有人心，當不出此。」

陸軍部奉到老袁這措詞嚴厲，等於當頭棒喝的批示，由徐樹錚拿去給段祺瑞看過了。段祺瑞唯有一聲長歎，十八年追隨，幾

許次出生入死，冒險犯難，他幫袁世凱打下這大好錦綉河山，如今功勳與交情，都一概付之東流水。陸軍總長也好，管理將軍府事務也罷，祇好一律辭去，自絕於袁記政府大門之外。於是，段祺瑞先告病假，然後便引病呈請開缺。

還有一個對袁世凱大失所望的北洋政府要人，那便是袁世凱的老朋友，北洋相國徐世昌。當袁世凱派段祺瑞、馮國璋等相繼南下，戰勝革命黨人，把癸丑二次革命硬壓了下去，徐世昌還在青島悠哉遊哉的當遺老寓公，俟時而起，他聞訊之餘，曾經笑逐顏開的告訴他的老朋友，袁世凱的兒女親家周馥說：

「從今而後，慰廷可以行其志了。」

徐世昌幾手太極拳

他所謂的「行其志」，便是黃袍加身，登基稱帝。因為，當辛亥革命，武昌起義，南北議和時期，清帝尚未讓位之際，北洋人物，對於未來的國體問題，一度意見紛紜，段芝貴力主袁世凱取宣統兒皇帝以自代，即大位，段祺瑞則堅主實行民主共和，請袁世凱當大總統。兩者相持不下，使袁世凱莫所適從，他曾命人赴青島，讓徐世昌給他定個主張，那時節，徐世昌就曾說過：

「民主順時，不妨姑取，以俟異日。」

袁世凱採納了徐世昌的意見，先當大總統，再來陰謀竊國，由此可知，徐世昌起先也曾贊成過袁世凱稱帝的。然而，自他被段祺瑞等迎往北京，出任國務卿後，眼見各省民黨，反袁甚烈，即令袁世凱採取恐怖高壓手段，民黨中人依然前



段祺瑞麾下的大將之一，曾任保定軍校校長的曲同豐。

仆後繼，不屈不撓。益以袁世凱麾下的南北兩將軍，段祺瑞對袁世凱之處心積慮，帝制自為，大為不值。馮國璋也漸漸的有了攜貳之心。尤其東隣日本，利用袁世凱爭取支持的猴急心理，脅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。徐世昌冷眼旁觀，默察時勢，心知國體不可遽改，念在好幾十年稱兄道弟的老交情份上，他曾一再的向袁世凱諷示，勸他莫跳這個火坑，可是袁世凱走火入魔，中邪已深，他對徐世昌的忠告，始終都是默然不應。

有一天，遜清宗室載振，叩他父親慶親王奕劻之命，前往晉謁徐世昌，代表袁世凱下說詞，他說：

「項城『天與人歸』，就該速正大位，以使天下安寧，定於一統。」

徐世昌却微微而笑，反問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那麼您父子二位，為什麼不勸進呢？」

載振被他問得臉上一紅的答道：

「我父子是怕向項城勸進，將會使宗族恥笑。所以來請相國領頭敦勸。」

徐世昌當下便臉色一沉的說：

「賢父子怕宗族恥笑，難道我就不怕舊日同僚恥笑嗎？勸進的話，希望您莫再說下去了。」

載振碰了個釘子，大為慚沮，告辭而去。再

往見袁克定覆命。袁克定曉得他父親對於徐世昌一向言聽計從，不通過徐世昌的這一關，帝制仍然無望，因此，他自己硬起頭皮請謁老相國，直接了當的告訴他說：

「帝制一事，家父之意已決，祇求世伯莫加阻止。」

徐世昌打個哈哈，回答他道：

「我不阻止，也不贊成，我只聽由諸君好自為之。」

「洪憲太子」也過不了徐世昌的這一關，方由袁世凱腆顏自家出馬。一日，他微感不適，臥床休息，徐世昌前往探疾，新華宮裏勸進最力的袁乃寬也在房裏，袁世凱便歛歛太息的說：

「人吃五穀雜糧，不能不生毛病，生死實無法預料。以我來講吧，捫心自問，雖然才幹不足以比古人，可是舉世人才，似乎還沒有居我之右者。但是我担當國事，匆匆四年於茲，志向抱負尚且未能全部施展出來。一旦我去位的話，繼任者固已預書其名，藏諸金匱石室，可是，假使他的才力比我稍稍不如，那麼，中國未來的安危，就更難以逆料了。」

袁乃寬在一旁，連忙代打邊鼓的說道：

「大總統有任期的限制，何足以施展叔父的志向與抱負，依姪愚見，還是更改國體的好。」

段祺瑞一跤栽下來

話說到這裏，袁世凱兩眼盯住徐世昌，密切注視他的神情反應。然而，徐世昌却低埋着頭，裝聾作啞，一語不發，就像沒有聽見似的。從此，袁世凱每晚例行的日課，請徐世昌促膝長談，問計議事，就此免了。袁克定訶知徐世昌決不會贊成袁世凱稱帝，這才吩咐楊度、孫毓筠等發起組織備安會，把袁世凱往洪憲皇帝的「寶座」上硬

推，就在這重要關頭，徐世昌還會向袁世凱作最後的忠告，他說：

「事情固然可以不論是非，但却不可不計利害。我默揣時勢，對籌安會的宗旨，實在不敢相信其必成。萬一半途而廢，請問你將用什麼法子轉圜？」

老袁聽了，愕然問道：

「如今國內握有權力的，難道也會有人反對我嗎？」

他這話的意思是說：今日國內，盡是袁家的天下，那裏還會有人反對他稱帝呢？可是，徐世昌却兜頭澆他一盆涼水說：

「陸榮廷等人固不必論，即使相從最久的段祺瑞和馮國璋，早就自有意見了，所以我說籌安會之事，確是很不容易辦到的。」

袁徐這一次密談的時候，段祺瑞力請開缺的辭呈已上，時在民國四年五月三十一日，袁世凱唯恐段祺瑞採取行動，反對帝制，於是就狠一狠心，咬一咬牙，當天下令段祺瑞給假兩月，賜人參四兩，勉以善自珍重，又令以北洋之龍王士珍署陸軍總長。北洋第二號人物，自詡有「一造共和之功」的段祺瑞，就此一舣斗從青雲裏直栽下來了。（未完）

六十年來的中國

王成聖 著 定價伍拾伍元

本書詳述中華民國開國迄今之全部史實，體制完備，立論謹嚴。平裝定價新台幣伍拾伍元。